

(台湾)卧龙生

飘花令

海峡文艺出版社

第四部 下卷



飘花令

(台湾)卧龙生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3·福州

(闽)新登字05号

飘花令

(四部八册)

(台湾)卧龙生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3.625印张 1470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80534—610—0

I·504 定价：55.85元

目 录

第六十三章	突来圣令.....	(2035)
第六十四章	真假难分.....	(2067)
第六十五章	生死一线.....	(2100)
第六十六章	九指魔翁.....	(2133)
第六十七章	蛇王复出.....	(2167)
第六十八章	以毒攻毒.....	(2197)
第六十九章	手足相残.....	(2231)
第七十章	生死一搏.....	(2267)

第六十三章 突来圣令

普渡大师向康无双恭应道：“现在属下身上。”

康无双道：“拿给我瞧瞧！”

普渡大师缓缓从身上摸出了一张白笺，双手递了过去。

康无双接过白笺，看过之后，冷笑一声，又把白笺交还给普渡大师，道：“你现在作何打算？”

普渡大师道：“属下很为难，大圣主圣驾在此，圣堂中竟然又有圣谕到此，这就叫属下有些无所适从了。”

康无双道：“圣堂中共有三位圣主，除了本座还有两位。本座接得密报，二圣主竟敢结党营私。本座此番离开圣堂，就是查他的恶迹。大约他已知晓此事，所以私传圣谕，要你拦截本座。此人大胆妄为，叛象已现，只此一桩，已可依律治罪了。”

普渡大师呆了一呆，道：“属下职微卑小，不知圣堂中事，大圣主觉得此事应该如何办呢？”

康无双道：“现在要你决定了，你是遵从圣谕呢，还是听从本座？”

普渡大师道：“圣谕森严，属下不敢有违，但大圣主大

驾在此，属下也不敢冒犯，因此，属下至感为难，圣主明察，有以教我。”

康无双冷笑一声，道：“你敢对本座如此讲话吗？”

普渡大师道：“这个属下原本不敢，不过，属下心中亦有一点怀疑之处，还望圣主见示。”

康无双道：“你说吧！”

普渡大师道：“属下觉着这位杨姑娘和慕容公子，原本是咱们三圣门之敌，就算已然投入咱们三圣门下，也不致在数日之内，已成为圣主的亲随，因此……”

康无双接道：“因此，你对本座的身分，亦有了怀疑，是么？”

普渡大师道：“属下对三圣门一片忠心，圣主明察。”

康无双突然伸出手去，扣向普渡大师的右腕。

普渡大师早已有备，纵身闪避开去。

慕容云笙只看得心中大为奇怪，暗道：以那康无双武功之高、出手之快，这出手一击，那普渡大师应该很难躲过才是，但那普渡大师竟然能轻而易举地避开了一击。再说那康无双出手的速度，只要是一个可称作武功高强的人，都不难闪避开去。

忽然间，他对康无双生出了怀疑，他想暗施传音之术，把事情告诉杨凤吟，因为这等微小的事情，如若是不先行留心，仔细观察，那是很难知晓。但他转念想到人家已是夫妻身分，如是没有很确实的证据，难脱故意挑拨之嫌，当下忍下未言，只是暗中更留心了康无双的举动。

但见那普渡大师迅速地退出了一丈多远，口中发出一声低啸。只见人影闪动，树后、屋角，四面八方，迅速地闪出十几个僧侣。

康无双由蒙面黑纱中透射出的目光，扫掠了四周一眼，看那些现身僧侣，已然个个戒刀出鞘，立时冷笑一声，道：“普渡，就只有这几个埋伏吗？”

普渡大师道：“万佛院中，僧侣众多，埋伏重重，这几人不过是打旗的先上，当头的罢了。”

康无双声音冷漠地说道：“如若本座不露出一手绝技，让你们开开眼界，想来你们定然是不会相信我的身分了。”

普渡大师道：“圣主请暂息雷霆之怒，属下这番布置，实是情非得已，圣堂中立时就有高手赶到，以鉴别圣主的身分。”

康无双道：“如若证实了我是三圣门的大圣主，你将如何？”

普渡大师道：“属下对三圣门一片忠心，纵然冒犯了圣主，想来圣主也不会怪罪了。”

杨凤吟心中暗道：这和尚油嘴滑舌，很会说话，不知康无双何以要和他多作交谈。她心中明白，不要说合他三人之力了，就是康无双一人之力，也把这万佛院视作无人之境。但那康无双却似是别有所图，所以，一直忍着性子不肯发作。

但闻康无双轻轻咳了一声，道：“三圣门唯我独尊，不论何人，也不能要我等他。不知者不罪，你无法确知我身分

是真是假，也是实情，这一点我不怪罪于你就是。但我要离开这里，圣堂中如若有人赶到，叫他们向前面追我……”语声突然提得很高，叫道，“你们都是三圣门中弟子，本圣主不忍杀戮，但如有人敢接近本座三尺之内，那就别怪本座下手绝情了。”说完话，也不待普渡大师答话，立即向前行去。他步履悠闲，走得很慢。

慕容云笙一面暗中分析康无双言中的含意，一面推想他这番话的用心，人却随在康无双身后行去。

杨风吟走在慕容云笙的身后，她无法知到康无双脸上的神情，但却瞧到那慕容云笙的神色间若有所思，所以，她一直忍下去，未出言打扰。

普渡大师追在杨风吟的身后，但却保持了三尺以外的距离。

环守在四周的群僧，一直都是随着康无双的行速，向前移动。未得普渡大师之命，这些僧侣既不敢出手，也不敢撤退。

普渡大师虽然是位见识广的人物，可是圣堂的权威，早已深植心中；面对着这位似真似假的圣主，竟有着不知所措之感。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圣堂中的高手，能够及时赶到，以证实这位大圣主的身分。

康无双行过了一片空广的庭院，到了二门口处。

环守在四周的僧侣，心中似是牢记着那不得近身三尺的话，一部分快步奔出二门，一部分却闪退到二门两侧，目睹康无双等三人，行出了二门。

普渡大师一直追在身后而行，苦苦思索，想不出个应付之策。

出了二门，又是一座宽敞的前院，穿过此院，就算出了万佛院。普渡大师如若想把康无双等留于万佛院中，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时机稍纵即逝，普渡大师不得不硬起头皮，说道：“圣主如若身分真实，何惧圣堂中派人证实？”

康无双仍然是不紧不慢地举步而行，似是根本未听到那普渡呼喝之言。

普渡心中大急，接道：“如若圣主不肯稍留片刻，以证身分，贫僧只好下令他们出手拦阻了。”

他呼叫声音很高，前院中人人可闻，康无双却是连头也未回顾一下。

普渡大师突然加快脚步，由杨凤吟和慕容云笙身侧掠过，越过康无双，举手一挥，四个随着康无双的行速，倒步而退的僧侣，突然停了下来，手中戒刀平举胸前，拦住了康无双的去路。

康无双行速不变，缓缓向前行走。

普渡大师道：“圣主留步，弟子……”

只见康无双右手一挥，一阵连续的闷哼，传了过来。

四个执刀拦路的僧侣，两个人摔出了七八尺外，两人却弃去了长刀，双手捧着小腹蹲了下去。

慕容云笙心中一动，暗道：康无双举手一挥，能够连伤四人，姑不论那四人的武功如何，只是这等快捷的手法、气

势，都足以震撼人心了。就算是武功卓绝之士，也不易在一招间伤了四人。康无双所以不肯停下休息，必是借走动的时间，暗中有在提聚真气，施展一种特殊的武功，是以，能在一举手间，就伤了四个人。

他心中有了这层想法，对那康无双不停走动的举动，自是不再觉得奇怪了。

普渡大师看那康无双一挥手间，四个人同时受伤弃去兵刃，心中大惊，急急欠身说道：“大圣主，请听属下一言……”

康无双停下脚步道：“好，你说吧！”

普渡大师道：“圣主威震八方，三圣门万雄毕集。承圣主恩典，使小僧掌理万佛院，数年以来一直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从不敢稍有逾越，此番圣堂有谕到来，小僧如何敢稍存轻藐之心？大圣主只要再多留片刻，就可以见到圣堂特使了。”

康无双冷笑一声，道：“三圣门中，有何人能让本座等待？你代我回谕圣堂，要他们查查看什么人这样大的胆子，竟然敢查询本座的行踪。”

普渡大师道：“这个小僧怎敢？”

康无双道：“你怕什么？”

普渡大师道：“小僧怕圣堂惩罚。”

康无双道：“你怕圣堂惩罚，难道不怕本座吗？”

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道：“你已不是三圣门中人，何怕之有？”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来得好快，如若我们不吃这一顿

饭，想来，此刻已经离开这万佛院了。

但闻康无双道：“什么人？敢对本座如此无礼。”

只听砰然一声，关闭的寺门，突然大开，两个身着黑衣的人，一先一后地行了进来。当先一人身材细长，面目一片冰冷，毫无半点表情，右手执着一面铜牌。后面一人，长得五短身材，挺着一个大肚子，也执着一面铜牌，不同的是把铜牌握于左手。

康无双冷笑一声，道：“你们敢对本座如此无礼？”

那当先的细长大汉，一举手中铜牌，接道：“咱们奉了圣谕而来，擒你回圣堂听候发落！”

康无双道：“对本座如此讲话，理该当场问罪，给我拿下。”

说话之间，一挥左手。

慕容云笙略一犹豫，欺身而上，右手“惊涛裂岩”拍出一掌，击向那瘦长黑衣人的前胸。

那瘦长的黑衣人嘿嘿一声冷笑，身子一侧，避开了慕容云笙的掌势，左手陡然一翻，闪电一般扣向了慕容云笙的右腕。

慕容云笙看他五指色呈深紫，心中一动，暗道：这人练得有黑砂掌力。右手一缩，避开那黑衣人五指的扣拿，陡然飞起一脚，踢了过去。这一腿，踢得突如其来，直踢那黑衣人的右膝之上。

但那黑衣瘦长人，实有着过人的武功，匆忙之间，腿未屈膝，脚未跨步，硬生生把身子向旁侧闪开了五尺，避开了

慕容云笙的一腿。

慕容云笙暗道：圣堂中人，个个武功不弱。心中念转，拳掌却展开了凌厉的攻势，招招奇幻莫测，攻向那瘦长黑衣人的要害。

慕容云笙自取得慕容长青的剑谱、拳经之后，本已武功大进，在地下石城和慕容长青一番搏斗之后，更是获益匪浅，武功之强，已属江湖中顶尖的高手。一轮急攻之后，那瘦高的黑衣人已呈手忙脚乱之状。

那矮胖的黑衣人，眼看同伴不支，立时出手攻去。

杨凤吟看对方以二攻一，正想出手相助，却被那康无双低声喝止。

凝目望去，只见慕容云笙拳路一变，招术扩展，竟把两个人一起圈入了拳掌之中。

杨凤吟虽然听从了康无双的吩咐，没有出手助战，但心中却是大感怀疑。纵然慕容云笙能够胜得两人，但他以一敌二，也一定要拖延时光，如若加上自己出手，岂不是很快地可以结果这两个黑衣人？时间正是他们此刻抢夺的目标。杨凤吟没有把心中的怀疑说出来，却睁大着一双眼睛望着康无双出神。她想以康无双的聪慧，应该推想出她心中正充满着怀疑。

但那康无双却没有理她，似是有意地在拖延时间。

普渡大师呆呆地站在一侧，脸上是一片迷惘神色。显然，他还未想出如何处理目前局势的方法。

但闻蓬蓬两声轻响，传了过来，两个黑衣人各自中了慕

容云笙一掌。掌势极重，只打得两个黑衣人，各自吐出了一口鲜血，手中铜牌落地，双手捧腹。显然的，两个人都已经没有了再战之能。

康无双望了两个黑衣人一眼，突然间举步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杨凤吟都觉着他的举动有些奇突，但在普渡注视之下，不便多问，跟着举步向前行去。

杨凤吟加快脚步，超越过康无双，回身拦住了去路，道：“怎么回事？”

康无双道：“你如想安然脱险，此刻是最好不要多问。”

这题目太大，杨凤吟果然是不敢再问。

康无双脚步加快，片刻间绕过山角不见。

杨凤吟却故意放缓了脚步，等候慕容云笙行到身侧，低声说道：“慕容大哥，我觉着……”突然住口不言。

慕容云笙奇道：“怎么样？”

杨凤吟道：“子不记父过，妻不论夫错，我不该谈论他，是吗？”眉宇间泛生起一股沉重的忧郁，半晌之后，才缓缓接道，“你觉着他怎么样呢？”

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道：“你聪明绝伦，但心地太善良。所以在用谋行略方面，不够毒辣、阴沉，先天已吃了很大的亏……”

杨凤吟眨动了一下明亮的大眼睛，接道：“你是说我应该变得恶毒一些？”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不要误会，我不是这意思。”谈话之间，两人已然转过山角。

只见康无双当道而立，就站在转角之处，杨凤吟几乎撞入了康无双的怀中。康无双面纱已除，脸上不喜不怒，毫无表情，但却给人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

杨凤吟收住脚步，道：“怎么站在转角处，吓了我一大跳。”

康无双缓缓戴好了蒙面黑纱，语声和缓地说道：“咱们还处在极度的危险中。他们心中一直还认我作大圣主，所以，他们不敢施用太恶毒的手段，但你们两位必需和我配合。”

杨凤吟道：“我嫁鸡随鸡，跟着你冒险犯难，死了活该，但人家慕容公子用不着如此。你如不把你心中的隐密计划说出来，要人家盲人骑瞎马，跟着咱们乱闯，似乎是有些说不过去吧？”

康无双道：“如是慕容公子不和咱们走在一起，他很少有机会离开此地。”

杨凤吟摇摇头道：“我嫁给你，就是要他安全，这不但是你的责任，也是条件……”

康无双接道：“咱们讲好的条件，是保护他们父子会面，慕容兄已然心愿得赏。难道要我保护他一辈子吗？”

慕容云笙本想出言反驳，但想到那杨凤吟的一片苦心，只好忍下不言。

杨凤吟皱皱眉头，叹道：“人家也不会跟咱们一辈子，离开这三圣门范围之后，只怕留也留不住他了。”

康无双道：“如是想平安离此，必得听我之命。”

杨凤吟道：“自然听你的，不过你要先说明白。他不是

你的属下，也不是三圣门中弟子，你不能把人家装在闷葫芦里。”

康无双道：“这里杀机遍布，危险重重，发生些什么事，我也无法预先知晓。必得临机应变，用谋取敌，事先要我说明，实在也是无从说起。”

慕容云笙似是怕两人再争执下去，拱拱手，道：“两位不用为在下争执了。如果很顺利，再有一个时辰，咱们就可离开了三圣门的范围，那时，咱们即分道而行，大家都忍耐一些就是。”

康无双不再多言，转身向前行去。行约十余丈，瞥见别径旁侧，站着两个少女。康无双似是甚感惊讶，陡然停下了脚步。原来，那站在道旁的二位少女，正是郭雪君和小珍。

郭雪君道：“杨姐姐！多承相救。”

杨凤吟呆了一呆，道：“是我救了你们？”

郭雪君道：“虽非你本人，但他是奉你之命，有何不同呢？”

杨凤吟胸际间念头疾转，忖道：大约是别人冒我之名，救了她们两人。此事只怕一时间也无法说得清楚，索性不用解说了。当下口气一转，道：“你们没有受苦吗？”

郭雪君道：“没有，我们很好。”

康无双突然冷冷接道：“你们怎么出来的？”

郭雪君道：“有人送我们到此。”

康无双道：“什么人？”

郭雪君道：“不认识，我们根本没有看清楚他的形貌。”

康无双冷笑一声，道：“很难叫人相信。”

小珍道：“不信，你问杨姑娘，那人奉她之命行事，杨姑娘自然是知晓了。”

康无双回顾了杨凤吟一眼，目光又转到郭雪君的身上，道：“你们此刻，准备如何？”

郭雪君道：“那人告诉我们在此守候杨姑娘，和她一起离开这里。”

康无双沉吟了一阵，道：“好吧！你们跟着我们走吧！不过，在咱们未分道之前，你们一定要听我之命行事。”

郭雪君点点头，道：“那是当然。”

康无双轻轻咳了一声，道：“慕容兄，请走在前面开道。”

杨凤吟抢先而行，接道：“我替你开道。”

慕容云笙突然飞身而起，越过了杨凤吟，道：“大圣主既要指定在下开道，姑娘似乎是用不着和在下争先。”

杨凤吟叹息一声，缓步行到康无双的身侧，沉声说道：“你不可以对他客气一些吗？”

康无双道：“对哪一个客气一些？”

杨凤吟突然淡淡一笑，用柔和无比的声音，道：“康无双！你不要太神气啊！”

康无双道：“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杨凤吟道：“好吧！我就说明白一些，不过这是咱们私事，无论如何，你不能迁怒到别人身上，你心中有什么忿恨恚怒，尽管找我算帐就是？”

康无双道：“你说吧，我会很用心地听你说话。”

杨风吟道：“那很好，我答应嫁给你……”

康无双接道：“你在履行承诺，在下十分信任你。”

杨风吟道：“不过，现在我还没有变成康杨氏……”

康无双道：“很快了。咱们离开这里，就找一个清静隐密之地成亲。”

杨风吟道：“清静可以，隐密大可不必。我杨风吟是女儿之身，嫁夫生子，用不着怕别人知道。”

康无双接道：“那也成，咱们成亲之日，欢宴天下英雄，大大地热闹一番。”

杨风吟一颦柳眉儿，柔声说道：“康郎，你可不可以听我把话说完。”

康无双道：“这康郎二字，动人得很。请说吧！我不再接口就是。”

杨风吟道：“我答应嫁给你，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你，是为了帮助慕容公子。”

康无双道：“这个我早知道了。”

杨风吟道：“如若我嫁你之事，不能使那慕容公子得到很大的帮助，那就失去了我嫁给你的用心。”

康无双道：“我答应帮助他进入地下石城，去见慕容长青，他已经见到了，不论那慕容长青是真是假，或生或死，但他总算见到了。我没有失信，总不能让我帮他一辈子。”

杨风吟微微一笑，道：“听起来很动人，但进入地下石城的一切变化，都没有在你预料之内，几乎是一切都由我冒死犯难。不管结果如何，你不能算帮人家很大忙，更不能